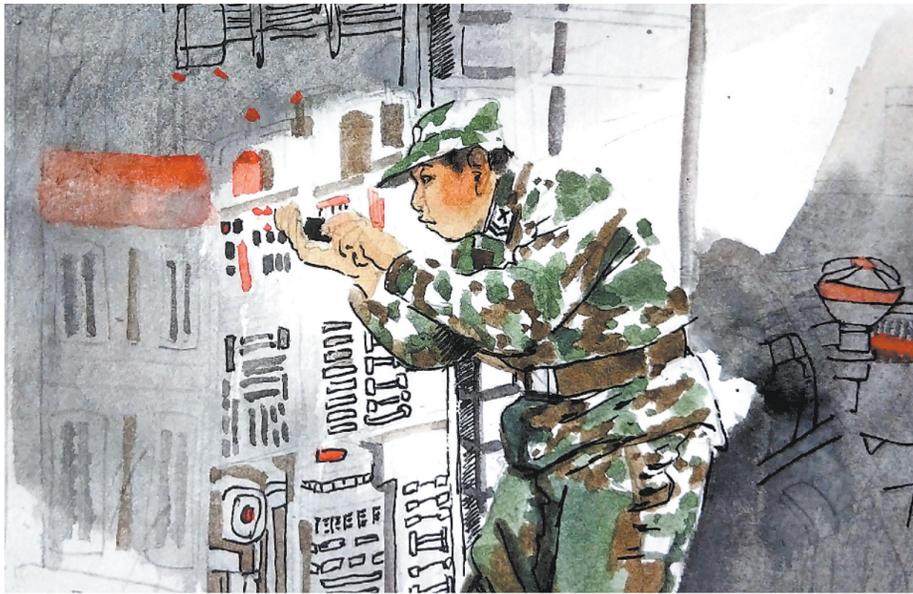


本期主打：老兵的故事

主发射号手

■ 芥家豪



况。看到发射车旁矫健的身影，老张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二十年前，他刚刚走上发射号手的岗位，每天疯狂地学、玩命地练，恨不得睡在发射车旁边，生怕别人超过自己。这次岗位调整，连里把老张调整到末端专业，还让他当车长，老张理解连长的心思，怕自己落差太大，适应不了，给个台阶铺垫一下。可是同专业的小伙子看一遍就记住的考题，自己是记了忘，忘了记，进度十分缓慢，在车长的位置上如坐针毡。

转眼间，第一阶段的考核就要结束了，老张回过神来，忽然感觉腰部一阵刺痛。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老毛病又犯了，老张总是安慰自己，老天还是成全自己的，腰椎间盘突出的地方正好避开了主要神经，每次发病时的疼痛还能忍受。

“班长，时间到啦，您快回去歇着吧。”一回头，下一班岗的哨兵已经站在身后。

“该是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，你们不要照顾我！”老张扭过脸去。

“班长，您就别难为我了，快快快，交岗吧。”哨兵说着帮老张解开装具，将他“推”出哨位。

老张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了刚刚参加完考核的小伙子们，一路上“叽叽喳喳”地讨论考题，遇到拿不准的还相互争论起来，兴奋极了。老张却放慢了脚步，落在了人群后面，尽可能不让他们听见。

音进入自己的耳朵。以前每次考试，老张总会众星捧月般被困在中间，大家听他讨论专业知识，眼里满是羡慕。现在遇到这种事，老张总是悄悄避开。

回到帐篷里，老张刚拧开水壶，营部参谋急匆匆地跑进来，说营长请他去一趟。老张立刻放下水壶跟着他走了。到了营部，只见营长带着几个技术骨干蹲在地上，围着一台上级配发的新装备直摇头。

“老张，快来看看，下午就要上场考核，这家伙突然趴窝了。”看到老张来了，营长的脸上露出了喜色。

“哪里出了问题？”老张快步走向装备，询问技术骨干。

“元器件都测过电了，都是完好的，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。”技术骨干扬起身手中的电笔，“可怎么也找不到线路上的断点。”

“老张，你以前是搞电路的，你快看咋回事，能不能修好？”营长抹了一把汗，焦急地问道。

“把咱们手头上有的电工装备都找来。”老张不慌不忙地打开电路盒，仔细端详着里面错综复杂的电路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去找啊！”营长眼睛一瞪，冲在场的人喊道。

老张一瞪，冲在场的人喊道。

“老张，你以前是搞电路的，你快看咋回事，能不能修好？”营长抹了一把汗，焦急地问道。

“把咱们手头上有的电工装备都找来。”老张不慌不忙地打开电路盒，仔细端详着里面错综复杂的电路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去找啊！”营长眼睛一瞪，冲在场的人喊道。

段线路逐个检查。看着这些线路，老张深感现在装备更新换代太快了，就这么个人高的装备，里面却采用了高度集成的电路系统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
到了饭点，徒弟把饭菜端到老张身边，老张摆摆手，饭菜就一直放在桌上，直到冰凉。汗珠流淌在老张和营长的脸上，老张的手微微颤抖，断点依然没有找到，距离考核的时间越来越近，老张加快了动作。突然，老张手中的电笔跳了一下，老张瞪大眼睛，紧紧捏住那根电线，源头终于找到了，老张用二分法一段一段地排除，最后将断点锁定在一根支路上。

“就是这个地方，赶快找一根线换上！”老张歪着身子想站起来，腰却钻心的疼，只得一屁股又坐回去。营长连忙扶起他，技术骨干按照老张测定的部位更换电线后，装备终于有了反应。营长来不及说话，重重地拉住老张的手摇晃了两下，带着装备冲向演训场。看着修好的装备渐行渐远，老张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考核圆满结束，营长说晚上大家可以以休息一天。老张走进学习帐篷，一多半座位上已经坐上了加班的战友。看着小伙伴们有的嘴里念念有词，有的在奋笔疾书，眼前的景象彻底激起了老张与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一决高下的勇气。他坐下来，拿出笔记本，在扉页上写下：“主发射号手。”

强军故事会

让故事长出刺刀

列兵肖强分到某连一班后没多久，他便发现班长经常不按套路出牌。为此，他可没少吃苦头。

来连队后第一次障碍考核，成绩平平的肖强那几天训练格外认真，满心指望能拿个好成绩。谁知考核当天，班长以“摸底”为由组织全班先模拟考了一遍，体能消耗殆尽的肖强正式考核时咬着牙才考到及格，班里其他人的成绩也都打了折扣，全班成绩在连队里倒数。肖强不懂，班长为了让大家吃苦头，不惜赔上班里的荣誉，到底图啥？

训练时，肖强蹬空崴了右脚，痛得下不了地。班长蹲在地上瞧了瞧，就叫来两个战士左右架住他，两手突然攥住了他的脚脖子。可能是班长的手劲太大了，肖强疼得大吼大叫，右脚拼命地往外拽，想挣脱班长的大手。

“你就这么脆弱！”本来就是黑红脸膛的班长，此时脸上不但积满了乌云，还电闪雷鸣的。

肖强从心底里恨班长，只好忍着，汗珠子从脸上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只听“咔吧”一声，骨头复位了，然后班长又从口袋里拿出膏药给肖强贴上。

“只能休息两天，然后正常训练。”班长丢下一句话就走了。肖强更加认定，班长就喜欢“折腾”自己。

两天后，正巧是实战训练课目，一班受领的任务是两人一组端碉堡。班长把肖强留在了自己的组里，肖强对这个决定很满意，班长是特战高手，端碉堡从无败绩，自己跟在班长身后学习就行。

战斗开始前，班长板着脸说：“你是小组长。”

“班长，这恐怕不妥吧？”肖强茫然地看着班长。

“这是组织研究决定的，我无权更改！”班长说得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。

这是他擅自做主的结果，还拿组织压我。肖强虽明知是怎么回事，但事已至此，请教破敌之策要紧。

“班长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心里没底的肖强想向班长讨主意。

“我现在是你的组员，你指挥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！”班长表情显得十分轻松。

瞧班长的架势，他是要当甩手掌柜的啦。肖强心里下定决心，他想看我的笑话，我决不能让他得逞！

两个人都灵活地运用战术，像幽灵般地飘到了独立树旁，就地隐蔽好。“观察地形，1号方案。”肖强向班长比划了几个手势。

其实，这里的地形地貌，在出发前肖强在沙盘上早已了如指掌。在利用微型红外线望远镜细察了实际地貌后，他觉得采用左右夹击的方式就能如探囊取物般端掉碉堡。这次行动也太容易了吧，肖强甚至感到有点不过瘾。可就在两人准备跃起时，突然由远及近地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——是“敌人”的两个游动哨向这边走来。

也好，先按兵不动，等游动哨走远再出击！于是两人又趴了回去。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手电筒在独立树附近来回地照着。时间似乎停止了，肖强浑身肌肉紧绷着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汗水从脑门上像

「实战」中成长

■ 韩光

蜒般地爬了下来。

游动哨刚刚离开，旁边的班长突然把一段干树枝压断了，“咔吧吧”的声音在静夜里听得格外清楚。“有情况！”“敌人”的游动哨又折回身来。在引开敌人和端碉堡两个任务之间，肖强下意识选择了更轻松的前者。正当肖强准备迎击“敌人”时，班长却抢先出击了。消灭“敌”碉堡的任务，只能由肖强来完成了。

别无选择的肖强匍匐着向碉堡一点点挪动，班长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。不用问，他准是将那两个“敌人”消灭了。他冲着班长打了个手势——表明还是1号作战方案。班长却用手势告诉他，让肖强当狙击手。

为啥要采用这个难度大的战术呢？就算这样，也应该由他当狙击手更合适呀？我要不要以小组长的身份命令他呢？

就在肖强犹豫时，班长又擅自行动了，他箭一般地冲到“敌”碉堡正前方，对着碉堡就是一枪。“哒哒哒！”碉堡里的“敌人”开火了。肖强快速地锁定了“敌人”头盔上的感应器，扣动了扳机，可打偏了。

“稳住神！再来一次！”肖强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狂跳的心才算恢复了正常。

“哒！哒！”班长不顾危险对着碉堡又连开了两枪，而且是单发，故意引诱碉堡内的“敌人”朝自己多次开火，这样给肖强的反应时间就长了点。

这次一定要消灭“敌人”。肖强再次扣动了扳机。从碉堡里冒出了一股红烟——任务完成。可就在准备振臂高呼时，却发现班长的头盔也冒出了红烟，班长“牺牲”了。

“班长，要是左右夹击的话，你哪会……”肖强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。

“打仗不是纸上谈兵，战场情况瞬息万变！你要有能力应付任何情况。”肖强使劲蹬了右脚，给班长敬了个军礼，他终于明白了班长的苦心。班长的手法真厉害，果然只用了两天，“我一定要像班长那样，在战斗中快速成长起来……”

退伍日历

■ 北乔

天际一颗星

■ 冯斌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换上夏常服，李斌心里就开始盘算着退伍的事儿了。

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是兵总有脱军装的时候，只是早晚而已。再说了，李斌是个明白人，心里亮堂得很，服役期几年前就过去了，这义务嘛也算是尽了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没几个兵心里不估摸着留队的名额。

李斌这兵当得再平常不过了，没啥荣誉，也没啥丢人现眼的错儿。从列兵到中士，稳稳当当，平平淡淡地扛过来了，他是个肩上没啥担子、名下没啥职务的老兵。对这事，李斌的底气倒挺足。他总说，没有一大帮子老兵衬着，光是靠光杆司令也没啥用，这部队总得有老兵才行，要是都成了干部那不乱套了。

指导员找李斌了解他走留的态度时，李斌一点弯子也没绕，有啥说啥。指导员说：“想走也不是什么坏事，组织会充分考虑你的要求，尽量满足你的。”

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留下时，李斌满不在乎地觉得，这部队有啥待头，早走早好，这边宣布退伍命令，我那边就收拾走人。现在知道自己退伍十之八九了，心里头又酸溜溜的，不是个滋味。这晚上，他一夜没睡好觉，床板吱吱呀呀响个不停。想想自己为啥当兵，再想想自己当兵的这段日子，遗憾倒多了起来。一夜之间，李斌发现留下来也挺好。看来，“失去了才知道珍惜”这话一点不假。想归想，李斌并没有打消退伍的念头。

当兵的日子不多了，把军旅生涯这句话画得圆满点，也不至于以后想起来

后悔。李斌找了本日历搞起了退伍倒计时。虽然这法子不少老兵在用，但大家都是悄悄的。李斌自然也是秘密行动。

真正变样的是李斌的表现。

他好像又回到了新兵的“阵营”，吃饭时他草草扒两口饭，抢着到岗上把哨兵换下来。训练场上他又成了小老虎，有个什么公差勤务、临时任务的，他都第一个报名。遇上新兵和他争，他一脸板脸，“你是新兵，机会多着呢，也不差这一次两次的。”弄得新兵直跟他翻白眼。

以老兵身份自居的时候有了。有了闲空，他就班班溜到那班，逮住新兵就教导一番，内容也不外乎当兵不容易，得好好干，珍惜当兵的这段日子，别让自己以后遗憾之类的话。碰上不上进的兵，他也来气，“不听我的话，有你想起来哭的时候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日历上只剩下几个数字没划，李斌请了一天假进城，忙着买衣服、鞋子、大皮箱，采购土特产。离家这么多年得好好打扮打扮，毕竟自己是来自首都，不能土里土气地回家。

跑了一整天回到班里，李斌刚想喘口气，歇歇神，手里拿着日历本的班长对他：“指导员说让你回来到他那儿去一下，有点事和你谈。”都到这儿上了，还有啥说的，不就是让我退伍的事儿，李斌把东西往床底下一塞，就去了。

“这段时间表现不错，组织上的意思是……”指导员拍着李斌的肩膀说。

“我要留下来！”李斌没等指导员话说完，我现在才发现我这兵籍还没过足，指导员您放一百个心，我李斌保证好好干。”

宣布退伍命令那天，名单上果然没有李斌。那天，他猛然间觉得自己当兵的岁月才开始。

高原离天很近，每次声响传得都极远。偏我嗓门又亮，声如咆哮，战士们都叫我“哮天犬”。

你没猜错，我是高原哨所的一条军犬。

有了这大嗓门，我当仁不让地成为边防连啦啦队的“队长”，当然是光杆队长，因为这儿兵很少。边防连的3号哨所和林场的卡站满打满算9个兵，篮球比赛都凑不够人数，每每都拉上我这条大名鼎鼎的军犬当外援。虽说阵容寒酸了点，可队友们和我冲锋陷阵，身姿怎一个奋发了得，看——球挥洒出漂亮的弧线，我的尾巴也不觉摇晃出幸福的形状。

高原哨所停驻了太多风景。一到冬天，这儿的兵眼睫毛上都凝着冰晶，面膛被冻得通红。那一刻，我好心疼他们——不像我还有满脸毛，能遮挡风雪。我还见过高原演出的文艺轻骑队，嗓音像银丝线。她们扛着高原反应演出，像极了绽放的雪莲。那天我欢呼叫好，口涎纷飞，嗓子都哑了。

这就是我，这就是边防连的3号哨所。

这里最让我亢奋的便是夜半哨声。深夜时，“哪——哪哪……”一响，紧急的哨声直直闯入我的小屋，我就立刻竖起天线般的耳朵，捕捉这阵急促的哨音。虽然隔着房间，但在哨音的每一个间隔里，我都能勾勒出战士们整理被装的画面，在每一声响声中，都能触摸到作战靴“嗒嗒”触地的节奏。这声音清晰到神经的每个纹理都颤动，简直比世间所有声响都动人。

大雪又封山了。

大伙把剩余不多的肉分给了我，我又于心何忍呢？胃就是这时候饿坏的。胃反酸时，战士大狗就给我灌小苏打水、喂面起子，很快抑制住了胃酸。

我感激他、钦佩他，并发誓要报答他。那次巡逻，不期然林场着起大火，他扑进烈焰中抢救设备，出了火城后，才发现枪遗落在火场中央。我拔腿就奔进火焰中，顾不得疼痛，呲出了他滚烫的枪。那一刻，他抚摸着我的头，眼里泛着泪花。

可是，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。又一次林场起火，他奋不顾身闯入火海施救，因为风向突变，被一股猛然蹿起的火舌击中。他倒下时，没力气说出完整的话。我急疯了，用力拖着他的衣领却无济于事，望着他嘴唇艰难地翕动，却无法读出他的唇语——那可是他的临终遗言啊！我急得泪水滚滚而下，沾湿了满脸的毛。

我常做关于他的梦，梦到他孱弱的唇语。醒来却只能淌着泪陷入关于他的回忆中。他总和我讲他的心事，我极认真地倾听，眼窝渐渐潮湿了。“把我当知心朋友就好了。”我心里默念着，并想着和他永远并肩战斗下去。

可他却永远离开了。听战友说，他化作了天际的一颗星星，于是哨所的夜晚多了这样一幅画面：星空下，一只半蹲的军犬，定格在天地寥廓处。浩瀚黑夜，因为星空而不孤单。凝望着星辰，我仰面而泣，呜咽不语。我觉得我离大狗真的很近很近，我对着天际狂吠不止，期望他能听到我的声音。



本版插图：李振

长征

第4900期

故事兵阵